

希望，是抵御孤独的良方

——观电影《独行月球》有感

李钊



散文

宝南街忆旧

邹彬

中秋节陪爸妈回长沙，看望已95岁的外婆。外婆家住在被五一、蔡锷路和中山路包围的宝南街，这是长沙很有名的一条老街。外婆有六个孩子，妈妈排行老大，湖南第一师范毕业后就分配到株洲教书，从此远离父母弟妹，独自在外地安家落户，陆续生了我和姐妹三个女儿。她惦念父母，逢年过节都会带我们去长沙呆上几天，甚至把我们寄在外婆家过完整个寒暑假，于是打记事起，宝南街就成了仅次于父母家的我的第二个家。

记忆中的宝南街，老街幽巷静树依。春天，街两旁的槐树开满串串白色的槐花，满街飘香。夏天，知了声此起彼伏，声声入耳，秋天，泡桐梧桐树叶落满地，冬天，屋檐下挂着长长的冰凌，我会忍不住弄弄来放在嘴里尝。那时的我年少火力旺，冬天也只穿一条长裤，有一次外婆送我回株洲，一路走一路摸着我的衣服，不停地念叨，怎么只穿这么点衣服，莫冻噎啊！

我爱宝南街的四季，尤其小时候过年时节，我和姐姐妹妹还有宝南街的小朋友们经常在老屋子里到处躲猫猫捉迷藏，年三十晚上，外公外婆，我们全家，加上几个舅舅舅妈姨姨及他们的孩子，一大家子二十几号人，分成三桌围坐着，吃热气腾腾、好吃到爆的年夜饭，满桌父做的特乐汤圆真是一绝，做得太多只能用脸盆盛上，一端上来就被一抢而空，至今为止，我也再没吃过那么好吃的汤圆。

大年三十，除了好吃就是好玩。我和街上其他孩子们总是又害怕又期待地围看大人放烟花鞭炮，然后满地找没有点燃的炮仗，硬撑着不睡就为了守岁，到午夜十二点，欢天喜地地从大人手上领压岁钱后，再到巷子里撒钱，直到小伙伴们陆续被家长喊回了家，自己眼皮也实在睁不开了，才恋恋不舍地回外婆家，倒头就睡。

待年纪大些，我更喜欢宝南街的春天和夏天。有段时间我暂住外婆家，有了更多和外公外婆单独相处的时间。外公是湖南日报社的技术能手，退休后自己在家印名片，他常搬个小板凳坐在靠门边的阳台上，戴着老花镜干活。有时他会让我去街上的小店买瓶五块钱的邵阳大曲，倒上一小盏，边小酌边仔细看排版用的铅字，眼睛总是从老花镜的上沿看人看字。外婆的菜做得好吃极了，她每天一大早就提

个篮子去买菜，回来后便洗菜择菜忙个不停，闲时也会和我聊她过去的事情，她年轻时非常漂亮，被同乡的外公一眼看中，十六岁就嫁给了外公，从此两人颠沛流离，漂泊于长沙、桂林、衡阳之间，最终回到长沙，从此扎根，日子或贫或好，始终相亲相爱，厮守一生，直到前些年外公去世。

外婆家先是在宝南街的一座老屋，是在一个有点类似北方四合院的院子里，院子里种着几棵大泡桐树，开花时节雨后常落一地泡桐花。房子都是平房，住了上十户人家，大多是外公厂里的同事。外婆家住在入院后的第一套房，门前路上常有上下班或上学放学的邻居走过。我寄住的那段日子，正是情窦初开的年龄，我常常坐在临路房间的窗边，看书、听音乐、发呆、听知了唱歌，看泡桐花开或树叶落下，有一天忽然看见一个邻居哥哥推着单车走过，温润如玉的样子，顿时心生欢喜，从此暗暗留意他路过的时间，每天守候在窗前，盼他上班，盼他下班，只为看上那么一眼。有一天，他的自行车旁忽然多了位漂亮的姐姐，和他同进同出，看他亲昵的样子，我猜那应该是他的女朋友吧，从此，我的心变得灰暗，美好的暗恋就此终结。只是那个邻居哥哥永远也不会知道，他曾经被一个女孩隔着窗户偷偷地喜欢过。

时过境迁，物是人非，在上世纪90年代，外婆家最初的院落平房就被改建成小高层楼房，外公外婆无奈地选择了一楼，很长时间才住适应。如今，外婆的头发已经花白，背弯了，步履蹒跚，我们都已长大，宝南街也从曾经充满烟火气的老街先后变成了闻名长沙的文玩街和通讯一条街，现在马上将被全面拆迁。

中秋那夜，在离长返株时，看着满眼的“拆”字，我忍不住多拍了几张现在的宝南街照片。我不确定这是不是最后一次看这条老街，但我知道，即将拆掉的是老旧的建筑，拆不掉的是那些浓浓的烟火气和永远不逝去的人间温暖。

老街不再，老街永在。

是他这样常被人忽略的“中间人”，在最后的拯救计划中，没有豪言壮语，孤身逆行而行，上演了孤独绝望却又盛大浪漫的英雄主义，成为最闪亮的“C位男神”。在那场义无反顾、勇往直前的奔赴，他的身影勾勒了平凡世界的“英雄”模样，要让我们明了每一个人都是点亮世界的希望。

作为一部被寄予厚望科幻喜剧类型片，《独行月球》其实没有达到观众的较高期待：画面缺乏宏大而严肃的科技感、情节推进中的笑点包袱不够密集、影片揭示的道理不算深刻……对于国产电影的观众来说，他们从不吝惜赞美，也不会无故批评，每一声真诚赞美和善意批评的背后，都是一份沉甸甸的希望。《独行月球》的制作方开心麻花团队，从《夏洛特烦恼》展示音乐与青春的碰撞，《西虹市首富》体现体育梦想和一夜暴富的对照，到《独行月球》以喜剧融入科幻元素，在保持喜剧底色的基础上，融入多种类型元素，且不说最终呈现效果是否尽如人意，这种不断探索、不断突破的精神，就足以让观众给予足够的尊重，报以充分的期待。

有人说，艺术创作者是孤独的。在我看来，他们不断探索的身影，就像在月球上追逐着阳光孤独前行的月球车，哪怕会走弯路，会陷入低迷，也会始终努力向前。一直走在奋进路上的中国电影更不会孤独，有大量的观众陪伴和支持，每个人心中的希望汇聚成强大的力量，能抵御孤独等一切负面影响，最终抵达梦想的远方。

记事本

那盏读书灯

唐雪元

前不久，我回到欠别的湘中老家，在翻找物件时突然看见我的煤油灯还孤零零地放在旧衣柜里，睹物良久，思绪万千，如烟的往事涌上心头，不由得泪水潸然……

在我们负重求学的年月，老家湖南株洲的农村地区，物质条件非常有限，每天傍晚都会停电。那时，我和哥哥成天就在想要找一个办法，解决晚上看书的问题。冥思苦想之余，最终还是大我4岁的哥哥有办法，他居然用一个空墨水瓶做成了一个煤油灯！——他找来用完了的牙膏皮，剪开卷成一个小筒，找一根棉灯芯穿上。把铁丝烧红，在墨水瓶盖中间钻一个小洞，刚好把有灯芯的小管子穿过去，拧紧瓶盖，灯就做好了，但没有煤油也不亮。

当时煤油卖八毛钱一斤，为挣钱，我跟在哥哥屁股后面拎铁桶一周，硬是靠靠卖猪粪、泥鳅卖挣来了几斤煤油。灯和煤油都有了，哥俩心中无比雀跃。一到晚上，我们哥俩在左厢房把白天准备好的一块木墩，用报纸包好放在床上，点上煤油灯放在上面，再放下厚厚的麻布被子，躺在床上舒适地看起书来，一看就不知不觉到半夜。几十年过去了，我至今还记得《三国演义》开篇的那句话：“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那时一边看书，一边在笔记本上抄录励志名言。那借来的一本本精彩绝伦的童话，妙趣横生的故事书，古今中外的名人名著，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历史小说，就这样一本本地看完了。

煤油灯下，我和哥哥细心攻读着功课，思想偶尔也会为想象中的大都市和大海“开小差”：夕阳下的大海翻腾着金色的波浪，城市里火树银花不夜天，慢慢地，这一切变得清晰起来，化成木墩上豆大的火苗，嗞嗞地燃烧着。书看累了，眼倦了，我就把头往后一仰，靠在床板上，微微仰着头看院子外面那棵长得很高的酸枣树，看它顶部的枝叶在微风中摇头晃脑，继而听到树上的鸟儿“啾”的一声飞走。这时，我总会小声地说：“哥，总有一天，我们也会飞出这里吧？然后就到了大城市，坐轿车住高楼，也不再回来了吧？”哥听后，就会很宽溺地拍一下我的脑袋，用一种很柔和很温暖的语气说：“你总不想一辈子就窝在这鬼地方吧？要想坐轿车住高楼，那我们就加油！”

灯火微弱，光照飘渺，自强却不灭。在漫长的黑夜里，它点燃和激发了农家男孩的梦想与希望。

流年如歌，往事如昨。在那些只争朝夕、不负韶华的追梦道路上，这盏读书灯始终指引着我们哥俩坚定一个想法，那就是“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闻”。在这一想法的激励下，我和哥相继跳出了“农门”，走进了城市。

城市的霓虹灯，容易迷人眼。几时的读书灯，照亮我心田。如今，我已参军离家26年了，有幸再次邂逅儿时的这盏久违的读书灯，不由吟起“孤村到晓犹灯火，知有人家夜读书”的走心诗句。继而，我顿悟：沧海桑田，世上华灯万盏，我却独爱这盏读书灯，它的光亮将永远照在我心灵深处，萦绕不去……



悠悠岁月

电视机蝶变

陈歌今

那是一台12英寸“韶峰”牌黑白电视机，是我拥有的第一台电视机，是我家拆迁老屋时翻出来的一个“古董”。它已“退休”近30年了，家里的电视机也是换了又换，变了几变。可是，爸妈却把家中最早的这台电视机当做宝贝一样，一直舍不得把它“破烂换钱”。因此，它就静静地躺在我家阁楼的角落里，寒来暑往，孤独变老，被遗忘在历史沧桑、往事如烟的长河里……

我的老家在茶陵县一个偏僻的山村，到上个世纪70年代末，乡亲们还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大多数人过着‘白天闻鸡鸣，晚上听狗叫，闲得无睡懒觉’这种周而复始、单调空虚的生活。

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我们同屋场的一个邻居，在外闯荡发了财，他从省城买回来一台12英寸“北京”牌黑白电视机。那年代，家里拥有一台电视机，可是村里响当当的事情。当这稀罕的“高档”之物，惊现于我们那个小山村，村子里顷刻间炸开了锅，乡亲们议论纷纷、啧啧赞叹，艳羡不已。那时候，《西游记》《霍元甲》《再向虎山行》《射雕英雄传》《乌龙山剿匪记》等精彩电视剧的热播，更是“吸粉无数”。每到夜晚，接踵而至的人们，将他家围得里三层、外三层，挤得水泄不通。有时，观看的人太多，房间塞不下，他家只好将电视机搬到外面收看，小院子顿时成了欢乐的海洋。那时的我，才上小学，每当下午放学回家，我匆匆吃点剩饭，拎个小板凳，早早的坐在电视机前，占据有利位置，翘首以盼，等待电视剧的播放了。

1990年，我家的经济条件渐渐好起来。父母把他们精心喂养的一窝小猪崽，拉到县城卖了，换回来一台12英寸的“韶峰”牌黑白电视机。那天，我和弟弟别提有多高兴了，终于不用去别人家“蹭”电视了。可是，由于我家地势低，仅靠电视机上那两根小“耳朵”无法正常收看，有时图像雪花飘飘，声音颤颤巍巍，不太给力。但是，我却津津有味，能看到大半夜。没过多久，父亲到县城花了45元钱，买回来一副“001牌”的室外天线。他把天线绑在一根长木杆上，竖在室外。我和弟弟相互配合，通过不停地调试，电视画面清晰了许多，改善了收视效果。可是，好景不长，我们常常看到精彩节目时，室外的天线被大风一刮，天线的方向发生了改变，电视荧屏又开始飘洒“雪花”了。我和弟弟又要去把天线杆转上好一阵子，对准方位，才能调整好。几经折腾，尽管看电视的兴致很浓，但精彩的电视剧却变得“支离破碎”了。

2001年3月，茶陵县开始大力实施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有效扩大农村广播电视覆盖，巩固农村宣传思想文化阵地。我们那遥远的小山村也抽上了“大福利”，破天荒地架通了有线电视。从此，我们再也不用转动电视天线了，终于告别“雪花飘飘”的日子。在有线电视开通的那天，全村“沸腾”了，男女老少奔走相告，皆是欢天喜地。父亲认为也是一件喜事，于是，买来一挂长长的鞭炮点燃了，以山里人最原始的方式，最真诚的心怀，感谢党和政府的惠民政策。第二天，父亲坐上顺路的拖拉机，特意赶赴几十里外的县城，抱回来一台29英寸“长虹牌”大彩电。从此，彩色电视进入了山村“寻常百姓家”。

2010年8月，我在县城购买了一套180平方米的商品房。我在房屋装修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淘汰了那台笨重的29英寸“长虹牌”大头电视机，购买了一台47英寸大屏幕彩色液晶电视。年幼的儿子，看见家里添置了新彩电，开心极了，那欢呼雀跃的样子仿佛让我穿越到20年前看到那时候迎接“韶峰”的我。

2016年3月，我将客厅里的47寸彩电换到了主卧室，购买了一台高清超薄65寸的创维牌电视机，不仅可以观看3D影片，还可以连接网络。

2020年10月，我把65寸的创维牌电视机送到了乡下，特地购买了一台75寸的海信牌液晶电视，非凡画质、色彩绚丽、高端大气，电视节目内容丰富生动，五彩荧屏带来了缤纷的世界和幸福的享受。尤其是每年除夕夜，我们一家六口，祖孙三代，其乐融融，一边欣赏晚会盛宴，一边享受幸福生活。



株洲日报

文艺

YI WEN



责任编辑朱洁 美术编辑王玺 校对谭智方 2022年10月14日 星期五 2823906

随笔

入秋

彭辰瑜

是有一点凉意了，站在九月的风里。

不知道该怎么又过一个季度过去了，还是大半年过去了，再次整理一些思绪的时候，已然如初秋了。空气变得柔和起来，连视线仿佛都变得更加清晰。想必这便是“天朗气清”的含义。

“盛夏已逝，感情难却。”仿佛每年夏天结束的时候，心里都会暗暗说下这一句，掺杂着几分不舍与些许惆怅。风吹枯叶落，落叶生肥土，肥土丰香果，孜孜不倦，不紧不慢。不知不觉，那些炙热的、奔放的、躁动的夏天越走越远了，年少带来的变化，大概首先体现在言语上，学会缄默是成年人的必修课。以至于，哪怕夏日深重，都未曾留下只言半语。在某个失眠的夜晚，在一些早起的清晨，或是少许闲散的周末午后，提笔又放下，欲言又止，到底是表达能力的退却还是很多东西逐渐学会享受独自消化，或许内心早已有了答案。

那些生活里的小悲小喜杂在一起，当他们到来时，学习像大人一样坦然接受，不依赖、不否定、不拒绝，像是落在衣服上的灰，轻轻掸一掸就好了，掀不起激烈的波澜，甚至不露声色。

成家之后，日子变得更加平稳、简单。接受日复一日的平凡，也可以在别人问起近况时，笑笑回答：“最近什么也没做，只是在照常工作，认真同家人生活。”就像现在，没有暗暗预谋一件大事，只是在认真等待深秋而已。这不是一种退步，而是一种乖巧的释放，或许很多时候只有放弃才能抵达开阔。

当下，坐在窗台前，惬意闲聊，听见风声以及遥遥微弱的蝉鸣，偶尔溜进一阵风，便知，确实是入秋了。能够从节气里揉回对四季的感知能力，且认真对待，这本身也当是很珍贵的。昏黄的灯光落在平地，在秋日日渐清薄的夜里，内心充满感恩与珍惜。

九月，对我而言，有着特别的意义。它总有一种“把远方的远归还草原”的逃离感和空旷感。而在经过令人倦怠的盛夏后，这种空旷的逃离实在恰到好处。让我想起高山、湖泊、羊群，远方也是团圆、明月、盼望与故乡。

高温刚刚退却，气温逐渐降低，心情和时光仿佛也在慢慢沉淀。过了没心没肺的年纪，逐渐开始喜欢慢慢变柔的事物，譬如夏末秋初的天气。

举头天高云淡，经历了一夏天罕见的高温，躁动不安的心终于在清凉中复归平静。街头巷尾的人间烟火里多了几分引人向往的秋色。

翻过今天这一页，意味着2022年仅余三分之一，在忙碌的缝隙中，愈发渴念那些确定而牢固的事物，希望生活能多一些答案与回应。

愿安好，在云淡风轻的十月。

本版投稿邮箱 420918118@qq.com